

怀麓堂诗话 明 李东阳

提要

序

怀麓堂诗话

跋

提要

《怀麓堂诗话》一卷，明李东阳撰。东阳有《东祀录》，已著录。李、何未出以前，东阳实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。其论诗主於法度音调，而极论剽窃摹拟之非，当时奉以为宗。至何、李既出，始变其体。然膺古之病，適中其所诋诃，故后人多抑彼而伸此。此编所论，多得古人之意。虽诗家三昧不尽於是，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。姚希孟《松癭集》有此书跋云：“李长沙诗以匀稳为主。其为古乐府，弇州讥其类小学、史断，迺其谈诗颇津津。是时词林诸公多以诗为事，卷中所载如彭民望、谢方石辈，相与抨弹甚切。读之犹想见前辈风致。”云云。核其词意，似颇不满於东阳。然王世贞诋《西涯乐府》乃其少年盛气之时，迨其晚年作《西涯乐府跋》，已自悔前论。希孟所引，殊不足为凭。惟好誉其子兆先，殆有王福峙之癖，是其一瑕耳。林炫《卮言馀录》曰：“成化间，姑熟夏宏集句有《联锦集》。《怀麓堂诗话》载其‘客醉已无言，秋蛩自相语’为高季迪诗，宏捏写他人姓名。今考集中无之”云云。《联锦集》今未见。然炫与东阳均正德间人，所见之本不应有异，或东阳偶误记欤？近时鲍氏知不足斋刻此编，於浦源“云边路绕巴山色，树里河流汉水声”句下注曰：“案二句《宋诗纪事》以为鬼诗。”今考《宋诗纪事》所载吴简诗，诚有此联，惟上句稍异一二字。然厉鹗所据乃《荆门纪略》，其书为康熙戊戌、己亥间胡作炳所撰。舛舛庞杂，颇无根据，似未可执以驳东阳。况浦源此事，都穆《南濠诗话》亦载之，知当时必有所据。安知非《荆门纪略》反摭源此联伪撰鬼诗耶？是尤不当轻信新闻，遽疑旧记矣。

序

近世所传诗话，杂出蔓辞，殊不强人意。惟严沧浪诗谈，深得诗家三昧，关中既梓行之。是编乃今少师大学士西涯李先生公馀随笔，藏之家笥，未尝出以示人，鐫得而录焉。其间立论，皆先生所独得，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。先生之诗独步斯世，若杜之在唐，苏之在宋，虞伯生之在元，集诸家之长而大成之。故其评鹭折衷，如老吏断律，无不曲当。人在堂上，方能辨堂下人曲直，予於是亦云。用托之木，与《沧浪》并传。虽非先生意，亦天下学士大夫意

也。於戏！先生人品行业，有耳目者皆能知之。文章乃其馀事，诗话云乎哉？姑识鄙意於後。

辽阳王鐸识。

### 怀麓堂诗话

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，盖六艺中之乐也。乐始於诗，终於律，人声和则乐声和。又取其声之和者，以陶写情性，感发志意，动汤血脉，流通精神，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。後世诗与乐判而为二，虽有格律，而无音韵，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。使徒以文而已也，则古之教，何必以诗律为哉？

古诗与律不同体，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。然律犹可间出古意，古不可涉律。古涉律调，如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，红药当阶翻”，虽一时传诵，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觉。若孟浩然“一杯还一曲，不觉夕阳沉”，杜子美“独树花发自分明，春渚日落梦相牵”，李太白“鸚鵡西飞陇山去，芳洲之树何青青”，崔颢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，乃律间出古，要自不厌也。予少时尝曰：“幽人不到处，茅屋自成村。”又曰：“欲往愁无路，山高谿水深。”虽极力摹拟，恨不能万一耳。

诗贵意，意贵远不贵近，贵淡不贵浓。浓而近者易识，淡而远者难知。如杜子美“钩帘宿鹭起，丸药流莺啖”，“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”，“衔泥点浣琴书内，更接飞虫打著人”；李太白“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”；王摩诘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莓苔”，皆淡而愈浓，近而愈远，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。王介甫得之，曰：“坐看苍苔色，欲上人衣来。”虞伯生得之，曰：“不及清江转柁鼓，洗盏船头沙鸟鸣。”曰：“绣帘美人时共看，阶前青草落花多。”杨廉夫得之，曰：“不及清江转柁鼓，洗盏船头沙鸟鸣。”曰：“绣帘美人时共看，阶前青草落花多。”杨廉夫得之，曰：“南高峰云北高雨，云雨相随恼杀侬。”可谓闭户造车，出门合辙者矣。

柳子厚“回看天际下中流，岩上无心云相逐”，坡翁欲削此二句，论诗者类不免矮人看场之病。予谓若止用前四句，则与晚唐何异？然未敢以语人。兒子兆先一日过庭，辄自及此，予颇讶之。又一日忽曰：“刘长卿‘白马翩翩春草细，邵陵西去猎平原’，非但人不能道，抑恐不能识。因诵予《桔槔亭》曰：‘闲行看流水，随意满平田。’《响闸》曰：‘津吏河上来，坐看青草短。’《海子》曰：‘高楼沙口望，正见打鱼船。’《夜坐》曰：‘寒灯照影独自坐，童子无语对人闲。’以为三四年前，尚疑此语不可解，今洒然矣。”予乃顾而笑曰：“有是哉。”

古律诗各有音节，然皆限于字数，求之不难。惟乐府长短句，初无定数

，最难调叠。然亦有自然之声，古所谓声依永者。谓有长短之节，非徒永也，故随其长短，皆可以播之律吕，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，则不足以为乐。今泥古诗之成声，平侧短长，句句字字，摹仿而不敢失，非惟格调有限，亦无以发人之情性。若往复讽咏，久而自有所得，得于心而发之乎声，则虽千变万化，如珠之走盘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。如李太白《远别离》，杜子美《桃竹杖》，皆极其操纵，易尝按古人声调？而和顺委曲乃如此。固初学所未到，然学而未至乎是，亦未可与言诗也。

诗必有具眼，亦必有具耳。眼主格，耳主声。闻琴断，知为第几弦，此具耳也；月下隔窗辨五色线，此具眼也。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，予曰：“试取所未见诗，即能识其时代格调，十不失一，乃为有得。”费殊不信。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，予适至，费即掩卷问曰：“请问此何代诗也？”予取读一篇，辄曰：“唐诗也。”又问何人，予曰：“须看两首。”看毕曰：“非白乐天乎？”於是二人大笑，启卷视之，盖《长庆集》，印本不传久矣。

唐人不言诗法，诗法多出宋，而宋人於诗无所得。所谓法者，不过一字一句，对偶雕琢之工，而天真兴致，则未可与道。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，而卑者坐于黏皮带骨，至于江西诗派极矣。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，真若有所自得，反覆譬说，未尝有失。顾其所自为作，徒得唐人体面，而亦少超拔警策之处。予尝谓识得十分，只做得八九分，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，其沧浪之谓乎？若是者往往而然。然未有识分数少而作分数多者，故识先而力後。

宋诗深，却去唐远；元诗浅，去唐却近。顾元不可为法，所谓“取法乎中，仅得其下”耳。极元之选，惟刘静修虞伯生二人，皆能名家，莫可轩轻。世恒为刘左袒，虽陆静逸鼎仪亦然。予独谓高牙大纛，堂堂正正，攻坚而折锐，则刘有一日之长。若藏锋敛锷，出奇制胜，如珠之走盘，马之行空，始若不见其妙。而探之愈深，引之愈长，则於虞有取焉，然此非谓道学名节论，乃为诗论也。与予论合者，惟张沧洲亨父、谢方石鸣治。亨父已矣，方石亦归老数千里外。知我罪我，世固有君子存焉，当何如哉？

唐诗李杜之外，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。王诗丰缛而不华靡，孟却专心古澹，而悠远深厚，自无寒俭枯瘠之病。由此言之，则孟为尤胜。储光羲有孟之古而深远不及岑参，有王之缛而又以华靡掩之。故杜子美称“吾怜孟浩然”，称“高人王右丞”，而不及储岑，有以也夫。

观《乐记》论乐声处，便识得诗法。

作诗不可以意徇辞，而须以辞达意。辞能达意，可歌可咏，则可以传。王摩诘“阳关无故人”之句，盛唐以前所未道。此辞一出，一时传诵不足，至为三叠歌之。後之咏别者，千言万语，殆不能出其意之外。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

诗贵不经人道语。自有诗以来，经几千百人，出几千万语，而不能穷，是物之理无穷，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。今令画工画十人，则必有相似，而不能别出者，盖其道小而易穷。而世之言诗者，每与画并论，则自小其道也。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於言意之表，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，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，而音韵铿锵，意象具足，始为难得。若强排硬叠，不论其字面之清浊，音韵之谐舛，而云我能写景用事，岂可哉？

诗与文不同体，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，韩退之以文为诗，固未然。然其所得所就，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。近见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，至其为诗，则毫厘千里，终其身而不悟。然则诗果易言哉？

“写留行道影，焚却坐禅身。”开口便自黏带，已落第二义矣。所谓“烧却活和尚”，正不须如此说。

长篇中须有节春天，有操，有纵，有正，有变。若平铺稳布，虽多无益。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，惟杜子美顿挫起伏，变化不测，可骇可愕，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。回视诸作，皆在下风。然学者不先得唐调，未可遽为杜学也。

“月到梧桐上，风来杨柳边。”岂不佳？终不似唐人句法。“芙蓉露下落，杨柳月中疏。”有何深意？却自是诗家语。

陈公父论诗专取声，最得要领。潘桢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，予讶而问之，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：“诗有五声，全备者少，惟得宫声者为最优，盖可以兼众声也。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，韩退之之诗为角，以此例之，虽百家可知也。”予初欲求声於诗，不过心口相语，然不敢以示人。闻潘言，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，天下之理，出於自然者，固不约而同也。赵揆谦尝作《声音文字通》十二卷，未有刻本。本入内阁而亡其十一，止存总目一卷，以声统字，字之於诗，亦一本而分者。於此观之，尤信。门人辈有闻予言，必让予曰“莫太泄漏天机”，否也！

国初诸诗人结社为诗，浦长源请入社，众请所作。初诵数首皆未应，至“云边路绕巴山色，树里河流汉水声”，并加赏叹，遂纳之。（一擎按：“云边”二语，《宋诗纪事》作鬼诗，《明诗选》作童轩诗。）

林子羽《鸣盛集》专学唐，袁凯《在野集》专学杜，盖皆极力摹拟，不但字面句法，并其题目亦效之，开卷骤视，宛若旧本。然细味之，求其流出肺腑，卓尔有立者，指不能一再屈也。宣德间有晏鐸者，选本朝诗，亦名《鸣盛诗集》。其第一首林子羽《应制》曰：“堤柳欲眠唤起，宫花乍落鸟衔来。”盖非林最得意者，则其他所选可知。其选袁凯《白燕》诗曰：“月明汉水初无影



，雪满梁园尚未归。”曰：“赵家姊妹多相忌，莫向昭阳殿里飞。”亦佳。若《苏李泣别图》曰：“犹有交情两行泪，西风吹上汉臣衣。”而选不及，何也？

律诗对偶最难，如贾浪仙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”，至有“两句三年得”之句。许用晦“湘潭云尽暮山出，巴蜀雪消春水来”，皆有感而後得者也。戴石屏“夕阳山外山”，对“春水渡傍渡”亦然。若晏元献对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尤觉相称耳。

诗有三义，赋止居一，而比兴居其二。所谓比与兴者，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。盖正言直述，则易于穷尽，而难於感发。惟有所寓托，形容摹写，反复讽咏，以俟人之自得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则神爽飞动，手舞足蹈而不自觉，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。

《元诗体要》载杨廉夫《香奁》绝句，有极鄙褻者，乃韩致光诗也。

质而不俚，是诗家难事。乐府歌辞所载《木兰辞》，前首最近古。唐诗，张文昌善用俚语，刘梦得《竹枝》亦入妙。至白乐天令老姬解之，遂失之浅俗。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涩僻而反之？而弊一至是，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？

古歌辞贵简远，《大风歌》止三句，《易水歌》止二句，其感激悲壮，语短而意益长。《弹铗歌》止一句，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。後世穷技极力，愈多而愈不及。予尝题柯敬仲墨竹曰：“莫将画竹论难易，刚道繁难简更难。君看萧萧祇数叶，满堂风雨不胜寒。”画法与诗法通者，盖此类也。

刘会孟名能评诗，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诘李长吉诸家，皆有评。语简意切，别是一机轴，诸人评诗者皆不及。及观其所自作，则堆叠俚钉，殊乏兴调。亦信乎创作之难也。

国初称高杨张徐。高季迪才力声调，过三人远甚，百馀年来，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，但未见其止耳。张来仪徐幼文殊不多见。杨孟载《春草》诗最传，其曰“六朝旧恨斜阳外，南浦新愁细雨中”，曰“平川十里人归晚，无数牛羊一笛风”，诚佳，然绿迷歌戾，红衬舞裙，已不能脱元诗气习。至“帘为看山尽卷西”，更过纤巧；“春来帘幕怕朝东”，乃艳词耳。今人类学杨而不学高者，岂惟杨体易识，亦高差难学故耶？

诗用实字易，用虚字难。盛唐人善用虚，其开合呼唤，悠扬委曲，皆在於此。用之不善，则柔弱缓散，不复可振，亦当深戒，此予所独得者。夏正夫尝谓人曰：“李西涯专在虚字上用工夫，如何当得？”予闻而服之。

晦翁深於古诗，其效汉魏，至字字句句，平侧高下，亦相依仿。命意托兴，则得之《三百篇》者为多。观所著《诗传》，简当精密，殆无遗憾，是可见已。感兴之作，盖以经史事理，播之吟咏，岂可以後世诗家者流例论哉？

律诗起承转合，不为无法，但不可泥，泥於法而为之，则撑拄对待，四方八角，无圆活生动之意。然必待法度既定，从容闲习之餘，或溢而为波，或变而为奇，乃有自然之妙，是不可以强致也。若并而废之，亦奚以律为哉？

选诗诚难，必识足以兼诸家者，乃能选诸家；识足以兼一代者，乃能选一代。一代不数人，一人不数篇，而欲以一人选之，不亦难乎？选唐诗者，惟杨士弘《唐音》为庶几。次则周伯弓《三体》，但其分体於细研讨会，而二书皆有不必选者。赵章泉绝句虽少而精。若《鼓吹》则多以晚唐卑陋者为入格，吾无取焉耳矣。

古诗歌之声调节春天，不传久矣。比尝听人歌《关雎》《鹿鸣》诸诗，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，无甚高下缓急之节。意古之人，不徒尔也。今之诗，惟吴越有歌，吴歌清而婉，越歌长而激，然士大夫亦不皆能。予所闻者，吴则张亨父，越则王古直仁辅，可称名家。亨父不為人歌，每自歌所为诗，真有手舞足蹈意。仁辅性亦僻，不时得其歌。予值有得意诗，或令歌之，因以验予所作，虽不必能自为歌，往往合律，不待强致，而亦有不容强者也。

唐律多於联上著工夫，如雍陶《白鹭》、郑谷《鹧鸪》诗二联，皆学究之高者。至于起结，即不成语矣，如杜子美《白鹰》起句，钱起《湘灵鼓瑟》结句，若春天金石以破蟋蟀之鸣，岂易得哉？

杜子美漫兴诸绝句，有古《竹枝》意，跌宕奇古，超出诗人蹊径。韩退之亦有之。杨廉夫十二首，非近代作也。盖廉夫深於乐府，当所得意，若有神助，但恃才纵笔，多率易而作，不能一一合度。今所刻本，容有择而不精之处，读者必慎取之可也。

文章固关气运，亦系於习尚。周召二南、王豳曹卫诸风，商周鲁三颂，皆北方之诗，汉魏西晋亦然。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，大抵多秦晋之人也。盖周以诗教民，而唐以诗取士，畿甸之地，王化所先，文轨车书所聚，虽欲其不能，不可得也。荆楚之音，圣人不录，实以要荒之故。六朝所制，则出於偏安僭据之域，君子固有讥焉，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，亦鲜矣。本朝定都北方，乃为一统之盛，历百有馀年之久，然文章多出东南，能诗之士，莫吴越若者。而西北顾鲜其人，何哉？无亦科目不以取，郡县不以荐之故欤？

昔人以“打起黄莺兒”，“三日入厨下”为作诗之法，後乃有以“谿回松风长”为法者，犹论学文以《孟子》及《伯夷传》为法。要之，未必尽然，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。所入虽异，而所至则同。若执一而求之，甚者乃至於废百，则刻舟胶柱之类，恶可与言诗哉？

诗之为妙，固有咏叹淫佚，三复而始见，百过而不能穷者。然以具眼观之，则急读疾诵，不待终篇尽帙，而已得其意。譬之善记者，一目之间，数行可

下。然非其人，亦岂可强而为之哉？萧海钧文明尝以近作试予，止诵一句，予遽曰：“陆鼎仪。”海钧即笑而止。

文章如精金美玉，经百鍊历万选而後见。今观昔人所选，虽互有得失，至其尽善极美，则所谓凤凰芝草，人人皆以为瑞，阅数千百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焉。如李太白《远别离》《蜀道难》、杜子美《秋兴》《诸将》《咏怀古迹》《新婚别》《兵车行》，终日诵之不厌也。苏子瞻在黄州夜诵《阿房宫赋》数十遍，每遍必称好，非其诚有所好，殆不至此。然後之诵《赤壁》二赋者，奚独不如子瞻之於《阿房》，及予所谓李杜诸作也邪。

诗韵贵稳，韵不稳则不成句。和韵尤难，类失牵强，强之不如勿和。善用韵者，虽和犹其自作；不善用者，虽所自作犹和也。

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然非读书之多明理之至者，则不能作。论诗者无以易此矣。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，真情实意，暗合而偶中，固不待於教。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，疲神思，弊精力，穷壮至老而不能得其妙，正坐是哉。

今之歌诗者，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，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。汉以上古诗弗论，所谓律者，非独字数之同，而凡声之平仄，亦无不同也。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，亦较然明甚。此何故耶？大匠能与人以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律者，规矩之谓，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。敬非心领神会，自有所得，虽日提耳而教之无益也。

陶诗质厚近古，愈读而愈见其妙。韦应物稍失之平易，柳子厚则过於精刻，世称陶韦，又称韦柳，特概言之。惟谓学陶者，须自韦柳而入，乃为正耳。

李杜诗，唐以来无和者，知其不可和也。近世乃有和杜，不一而足。张式之所和《唐音》，犹有得意，至杜则无一句相似。岂效众人者易，而效一人者反难耶？是可知已。

唐士大夫举世为诗，而传者可数。其不能者弗论，虽能者亦未必尽传。高适严武韦迢郭受之诗附诸《杜集》，皆有可观。子美所称与，殆非溢美。惟高诗在选者，略见於世，馀则未见之也，至苏端乃谓其文章有神。薛华与李白并称，而无一字可传，岂非有幸不幸耶？

《刘长卿集》凄婉清切，尽羈人怨士之思，盖其情性固然，非但以迁谪故，譬之琴有商调，自成一格。若柳子厚永州以前，亦自有和平富丽之作，岂尽为迁谪之音耶？

“乐意相关禽对语，生香不断树交花。”论者以为至妙。予不能辩，但恨其意象太著耳。

诗太拙则近於文，太巧则近於词。宋之拙者，皆文也；元之巧者，皆词也

。《唐音遗响》所载任翻《题台州寺壁》诗曰：“前峰月照一江水，僧在翠微开竹房。”既去，有观者取笔改“一”字为“半”字。翻行数十里，乃得“半”字，亟回欲易之，则见所改字，因叹曰：“台州有人。”予闻之王古直云。

胡文穆《澹庵集》载虞伯生《滕王阁》三诗，其曰：“天寒高阁立苍茫，百尺阑干送夕阳。”曰：“灯火夜归湖上雨，隔篱呼酒说干将。”信非伯生不能作也。今《道园遗稿》如此诗者绝少，岂《学古录》所集，固其所自选耶？然亦有不能尽者，何也？

元季国初，东南人士重诗社，每一有力者为主，聘诗人为考官，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，期以明春集卷。私试开榜次名，仍刻其优者，略如科举之法。今世所传，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，谢翱为考官，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为题，取罗公福为首，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，无甚警拔，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，盖一时所尚如此。闻此等集尚有存者，然未及见也。

刘草窗原博己巳岁有诗曰：“塞雁南飞又北旋，上皇音信转茫然。孤臣自恨无容地，逆虏谁能共戴天？王衍有时知石勒，谢玄何日破苻坚？京城四塞山河固，一望龙沙一涕涟。”关者伤之。今所刻本似此者，盖不多见也。

国初顾禄为宫词，有以为言者，朝廷欲治之，及观其诗集，乃用洪武正韵，遂释之。时此书初出，亟欲行之故也。

《红梅》诗押“牛”字韵，有曰：“错认桃林欲放牛。”《蛟蝶》诗押“船”字韵，有曰：“跟个卖花人上船。”皆前辈所传，不知为何名氏也？

国初人有作九言诗曰：“昨夜西风摆落千林梢，渡头小舟卷入寒塘坳。”贵在浑成劲健，亦备一体。余不能悉记也。

罗明仲尝谓三言亦可为体，出“树”“处”二韵，迫予题戾。予援笔云：“扬风帆，出江树。家遥遥，在何处？”又因围棋出“端”“观”二韵，予曰：“胜与负，相为端。我因君，得大观。”固一时戏剧，偶记于此。（一摈按：国朝鄞人金埴专工此体，多至千篇，题曰《三言诗吃》，稿藏予家。）

京师人造酒，类用灰，触鼻蜇舌，千方一味，南人嗤之。张汝弼谓之“燕京琥珀”。惟内法酒脱去此味，风致自别，人得其方者，亦不能似也。予尝譬今之为诗者，一等俗句俗字，类有“燕京琥珀”之味，而不能自脱，安得盛唐内法手为之点化哉？虞伯生《画竹》曰：“古来篆籀法已绝，祇有木叶雕蚕虫。”《画马》曰：“貌得当时第一匹，昭陵风雨夜闻嘶。”《成都》曰：“赖得郫筒酒易醉，夜归冲雨汉州城。”真得少陵家法。世人学杜，未得其雄健，而已失之粗率；未得其深厚，而已失之臃肿。如此者未易多见也。



李长吉诗，字字句句欲传世，顾过於剝术，无天真自然之趣。通篇读之，有山节藻梲而无梁栋，知其非大道也。

作诗必使老妪听解，固不可。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，亦何故耶？

张沧洲亨父、陆静逸鼎仪，少同笔砚，未第时，皆有诗名。亨父天才敏绝，而好为精链，奇思硬语，间见叠出，人莫撓其锋。鼎仪稍後作，而意识超诣，凌高径趋，摆落尘俗，笔力所至，有不可形容之妙。虽或矫枉过正，弗恤也。二人者，若天假之年，其所成就，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，而皆不寿以死，岂不重可惜哉？

谢方石鸣治出自东南，人始未之知。为翰林庶吉士时，见其《送人兄弟》诗曰：“坐来风雨不知夜，梦入池塘都是春。”争传尝之。及月课京都十景律诗，皆精凿不苟。刘文安公批云：“比见张亨父《十景》古诗，甚佳。”二友者各相叩其妙，可也。

夏正夫刘钦谟同在南曹，有诗名。初刘有俊思，名差胜。如《无题》诗曰：“帘幕深沉柳絮风，象床豹枕画廊东。一春空自闻啼鸟，半夜谁来问守宫？眉学远山低晚翠，心随流水寄题红。十年不到门前去，零落棠梨野草中。”人盛传之。夏每见卷中有刘钦谟诗，则累月不下笔，必求所以胜之者。後刘早卒，夏造诣益深，竟出其右。如《虔州怀古》诗曰：“宋家後叶如东晋，南渡虔州益可哀。母后撤帘行在所，相臣开府济时才。虎头城向江心起，龙脉泉从地底来。人代兴亡今又古，春风回首郁孤台。”若此者甚多。然东南士夫犹不喜夏作，至以为头巾诗，不知何也？

人但知律诗起结之难，而不知转语之难，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。如许浑诗，前联是景，後联又说，殊乏意致意！

诗有纯用平侧字而自相谐协者。如“轻裾随风還”，五字皆平；“桃花梨花参差开”，七字皆平；“月出断岸口”一章，五字皆侧。惟杜子美好用侧字，如“有客有客字子美”，七字皆侧，“中夜起坐万感集”，六字侧者尤多。“壁色立积铁”，“业白出石壁”，至五字皆入而不觉其滞。此等虽难学，亦不可不知也。

徐竹轩以道尝谓予曰：“《杜律》非虞伯生注，杨文贞公序刻於正统某年，定量德初已有刻本，乃张姓某人注。”渠所亲见。予求其本，弗得也。又言：“方正学《勉学》诗二十首，乃陈嗣初诗，为集者之误。”亦未暇深考，姑记之。（一摺案：“王士禛云：‘《杜律》张性注，性字伯成，江西金谿人，元进士，尝注《尚书补传》。往在京师，曾得张注旧本。’”）

汉魏六朝唐宋元诗，各自为体，譬之方言，秦晋吴越闽楚之类，分疆画地，音殊调别，彼此不相入。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，发为音声，随时与地，无

俟区别，而不相侵夺。然则人囿於气化之中，而欲超乎时代土这外，不亦难乎？

六朝宋元诗，就其佳者，亦各有兴致，但非本色，只是禅家所谓“小乘”，道家所谓“尸解”仙耳。

长歌之哀，过於痛哭，歌发於乐者也。而反过於哭，是诗之作也。七情具焉，岂独乐之发哉？惟哀而甚於哭，则失其正矣。善用其情者，无他，亦不失其正而已矣。

秀才作诗不脱俗，谓之“头巾气”；和尚作诗不脱俗，谓之“餽馅气”；咏闺阁过於华艳，谓之“脂粉气”。能脱此三气，则不俗矣。至於朝廷典则之诗，谓之“台阁气”；隐逸恬澹之诗，谓之“山林气”，此二气者，必有其一，却不可少。

韩退之《雪》诗，冠绝今古。其取譬曰：“随风翻缟带，逐马散银杯。”未为奇特。其模写曰：“穿细时双透，乘危忽半摧。”则意象超脱，直到人不能道处耳。

子贡因论学而知诗，子夏因论诗而知学。其所为问答论议，初不过骨角玉石面目采色之间，而感发歆动，不能自己。读诗者执此求之，亦可以自得矣。

陈白沙诗，极有声韵。《厓山大忠祠》曰：“天王舟楫浮南海，大将旌旗仆北风。世乱英雄终死国，时来竖子亦成功。身为左袒皆刘豫，志复中原有谢公。人众胜天非一日，西湖云掩岳王宫。”和者皆不及。馀诗亦有风致，但所刻净稿者未之择耳。

庄定山孔旸未第时已有诗名，苦思精鍊，累日不成一章。如“江稳得秋天”，“露冕春停江上树”，往往为人传诵。晚年益豪纵，出入规格，如“开辟以来元有此，蓬莱之外更无山”之类。陈公甫有曰：“百鍊不如庄定山。”有以也。

诗文之传，亦系於所付托，韩付之李汉，柳付之刘梦得，欧有子，苏有弟。後人既不前人若，又往往为辑录者所累。解学士缙大绅，才名绝世，诗无全稿。黄学士谏收拾遗逸，漫为集刻。今所传本，如《采石吊李白》《中秋不见月》，不过数篇。其餘真伪相半，顿令观者有《枫落吴江冷》之叹。然则江右当时之英，安能追後死者之责耶？若杨文贞公《东里集》，手自选择，刻於广东，为人窜入数篇。後其子孙又刻为续集，非公意也。刘文安公亦自选《保斋存稿》，至以餘草焚之。而其所选又徇其独见，与後进之论，或不相合，不可晓也。

杨文贞公亦学杜诗，古乐府诸篇，间有得魏晋遗意者，尤精鉴识，慎许可。其序《唐音》，谓可观世变。序张式之诗，称勛哉乎楷而已。

蒙翁才甚高，为文章俯视一世。独不屑为诗，云：“既要平侧，又要对偶，安得许多工夫？”然其所作，如《公子行》《短短床》二曲，绰有古调。《留侯图》四绝句，句意皆非时人所到也。

刘文安公不甚喜为诗，纵其学力，往往有出语奇崛，用事精当者。如《英庙挽歌》曰：“睿皇厌代返仙宫，武烈文谟有祖风。享国卅年高帝并，临朝八闰太宗同。天倾玉盖旋从北，日昃金轮却复中。赐第初元臣老朽，受恩未报泣遗弓。”今集中《石钟山歌》等篇，皆可传诵，读者择而观之可也。

五七言古诗仄韵者，上句末字类用平声。惟杜子美多用仄，如《玉华宫》《哀江头》诸作，概亦可见。其音调起伏顿挫，独为遒健，似别出一格。回视纯用平字者，便觉萎弱无生气。自後则韩退之苏子瞻有之，故亦健於诸作。此虽细故末节，盖举世历代而不之觉也。偶一启钥，为知音者道之。若用此太多，过於生硬，则又矫枉之失，不可不戒也。

昔人论诗，谓“韩不如柳，苏不如黄”。虽黄亦云“世有文章名一世，而诗不逮古人者，殆苏之谓也”，是大不然。汉魏以前，诗格简古，世间一切细事长语，皆著不得。其势必久而渐穷，赖杜诗一出，乃稍为开扩，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。韩一衍之，苏再衍之，於是情与事，无不可尽。而其为格，亦渐粗矣。然非具宏才博学，逢原而泛应，谁与开後学之路哉？

欧阳永叔深於为诗，高自许与。观其思致，视格调为深。然校之唐诗，似与不似，亦门墙藩篱之间耳。梅圣俞云：“永叔要做韩退之，硬把我做孟郊。”今观梅之於孟，犹欧之於韩也。或谓梅诗到人不爱处，彼孟之诗，亦曷尝使人不爱哉？

熊蹯鸡跖，筋骨有馀，而肉味绝少。好奇者不能舍之，而不足以厌饫天下，黄鲁直诗大抵如此，细咀嚼之可见。

杨廷秀学李义山，更觉细研讨会；陆务观学白乐天，更觉直率。概之唐调，皆有所未闻也。

陈无己诗，绰有古意。如“风帆目力短，江空岁年晚”，兴致蔼然，然不能皆然也。无乃亦骨胜肉乎？陈与义“一凉恩到骨，四壁事多违”，世所传诵，然其支离亦过矣。

《中州集》所载金诗，皆小家数，不过以片语只字为奇。求其浑雅正大，可追古作者，殆未之见。元诗大都胜之。外邦僻处固不足深论。意者土宇有广狭，气运亦随之而升降耶？

诗在卷册中易看，入集便难看。古人诗集，非大家数，除选出者，鲜有可观。卞户部华伯在景泰间，盛有诗名，对客挥翰，敏捷无比。近刻为全集，殆不逮所闻。闻江南人率钱刊板附其家所得者以托名，初不论其好恶。虽选诗成

集者亦然，若《光岳》《英华》《湖海》《耆英》之类是已。

挽诗始盛於唐，然非无从而涕者。寿诗始盛於宋，渐施於官长故旧之间，亦莫有未同而言者也。近时士大夫子孙之於父祖者弗论，至於姻戚乡党，转相徵乞，动成卷帙，其辞亦互为蹈袭，陈俗可厌，无复有古意矣。

作山林诗易，作台阁诗难。山林诗或失之野，台阁诗或失之俗。野可犯，俗不可犯也。盖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。若贾浪仙之山林，则野矣；白乐天之台阁，则近乎俗矣。况其下者乎？

天文惟雪诗最多，花木惟梅诗最多。雪诗自唐人佳者已传不可倭数，梅诗尤多於雪。惟林君复“暗香”“疏影”之句为绝倡，亦未见过之者，恨不使唐人专咏之耳。杜子美才出一联曰：“幸不折来伤岁暮，若为看去乱乡愁。”格力便别。

王古直以歌故作诗亦有思致，《题严陵》诗曰：“天地此生惟故友，江湖何处不渔翁？”《游西山》曰：“旧时僧去竹房冷，今日客来山路生。”《述怀》曰：“穷将入骨诗还拙，事不萦心梦亦清。”馀不尽然。尝与予和雪诗“蒸”字韵，数往复，时出新意，予颇讶之。久乃觉其为方石所助，盖古直时止谢家故也。因以一诗挑之，谢乃跃然出和，遂成巨卷，古直藏而失之，懊恨累岁。邵郎中国贤偶购而归之。後古直客死，方石尽鬻其书画为棺敛费，而独留此卷云。

吾楚人多不好吟，故少师授。彭民望少为诸生，偏好独解，得唐人家法。如《渊明图》诗曰：“义熙人物羲皇上，典午山河甲子中。恨杀浔阳江上水，随潮还过石头东。”《送人》曰：“齐地青山连鲁众，彭城山色过淮稀。”《幽花》曰：“脉脉斜阳外，微风助断肠。”《桔槔亭》曰：“春风满畦水，不见野人劳。”皆佳句也。独不自贵重，诗不存稿。予辑而藏之，仅百馀篇而已。惜哉！

兆先尝见予《祀陵》诗“野行愁夜虎，林卧起秋蝇”之句，问曰：“是为秋蝇所苦，不能卧而起耶？”予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然则‘愁’字恐对不过。”予曰：“初亦不计，‘妨’字外亦无可易者。”曰：“似亦未称，请用‘回’字如何？盖谓为夜虎所遏而回也。”予曰：“然。”遂用之。

张东海汝弼草书名一世，诗亦清健有风致。如《下第》诗曰：“西飞白日忙於我，南去青山冷笑人。”《送罗应魁》曰：“百年事业丹心苦，万世纲常赤手扶。”《假髻曲》等篇，皆为时所传诵。尝自评其书不如诗，诗不如文，又云“大字胜小字”。予戏之曰：“英雄欺人每如此，不足信也。”

予尝有《岳阳楼》诗云：“吴楚乾坤天下句，江湖廊庙古人情。”镜川杨文懿公亟称之，有同官者不以为然，驳之曰：“吴楚乾坤之句，本妙在‘坼’



’字‘浮’字上，今去此二字，则不见其妙矣。”杨曰：“然则必云‘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’天下句而後为足耶？”後以语予，为之一笑。

苏子瞻才甚高，子由称之曰：“自有文章，未有如子瞻者。”其辞虽夸，然论其才气，实未有过之者也。独其诗伤於快直，少委曲沉著之意，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诮。然取其诗之重者，与古人之轻者而比之，亦奚翅古若耶。

尝有一同官见予辈留心体制，动相可否，辄为反唇曰：“莫太著意。人所见亦不能同，汝谓这般好，渠更说那般好耳。”谢方石闻之，谓予曰：“是恶可与口舌争耶？”

方石自视才不过人，在翰林学诗时，自立程课，限一月为一体。如此月读古诗，则凡官课及应答诸作，皆古诗也。故其所就，沉著坚定，非口耳所到。既其老也，每出一诗，必令予指疵，不指不已。及予有所质，亦倾心应之，必使尽力。予尝为《厓山》诗，内一联，渠意不满，予以为更无可易。渠笑曰：“观子胸中，似不止此。”最後曰：“庙堂遗恨和戎策，宗社深恩养士年。”渠又笑曰：“微我，子不到此。”予又为《端礼门》古乐府，渠以为末句未尽，往复再四，最後乃曰：“碑可毁，亦可建。盖棺事，久乃见。不见奸党碑，但见奸臣传。”渠不待辞毕，已跃然而起矣。

予尝作《渐台水》诗，末句曰：“君不还，妾当死。台高高，水瀾瀾。”张亨父欲易为“君当还”，乃见楚王出游不忍绝望之意。予则以为此意则前已有之，末用两“不”字，愈见高高瀾瀾无可奈何有馀不尽之意。间质之方石，玩味久之曰：“二字各有意。”竟亦不能决也。

彭民望始见予诗，虽时有赏叹，似未犁然当其意。及矢志归湘，得予所寄诗曰：“斫地哀歌兴未阑，归来长铗尚须弹。秋风布褐衣犹短，夜雨江湖梦亦寒。”黯然不乐。至“木叶下时惊岁晚，人情阅尽见交难。长安旅食淹留地，惭愧先生芷蓀盘”，乃潸然泪下，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，谓其子曰：“丁涯所造，一至此乎？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。”盖自是不阅岁而卒，伤哉！

潘南屏时用深於诗，亦慎许可。尝与方石各评予古乐府，如《明妃怨》谓古人已说尽，更出新意。予岂敢与古人角哉？但欲求其新者，见意义之无穷耳。及予所作《腹剑辞》，方石评末句云：“添一‘恨’字，即精神十倍。”南屏乃漫为过目。《新丰行》，南屏评以为无一字不合作，而方石亦寻常视之，不知何也？姑识之以俟知者。《腹剑辞》曰：“腹中剑，中自操，一日不试中怒号，构讎结怨身焉逃？一夜十徙徒为劳。生无遗忧死馀恨，恨不作七十二冢藏山坳。”《新丰行》曰：“长安风土殊不恶，太公但念东归乐。汉皇真有缩地功，能使新丰为故丰。城郭不异山川同，公不思归乐关中。汉家四海一太公，俎上之对何匆匆，当时幸不烹若翁。”

陆鼎仪尝言谢方石诗好用“梦”字及一“笑”字，察之果然。间以语之，亦一笑而已，不易。因忆张亨父尝言杜诗好用“真”字，岂所谓“许浑千首湿，杜甫一生愁”者，虽古人亦不能免耶？

韩苏诗虽俱出入规格，而苏尤甚。盖韩得意时，自不失唐诗声调。如《永贞行》固有杜意，而选者不之及，何也？杨士弘乃独以韩与李杜为三大家不敢选，岂亦有所见耶？

联句诗，昔人谓才力相当者乃能作，韩孟不可尚已。予少日联句颇多，当对垒时，各出己意，不相管摄，宁得一一当意。惟二三名笔，间为商榷一二字，辄相照应。方石尝谓人曰：“西涯最有功於联句。”若是，则予恶敢当？但忆与彭民望作悲秋长律七言四十韵，不欲重用一字，已乃令亡弟东山细加磨勘，有一字乃复易之，盖其用心之勤亦如此。其所录旧草，初未尝有所择，辄为王公济所刻，自是始不以草稿假人，正坐是耳。与民望联者，几二百篇，为别录，既久而失。近易吉士舒诰始自长沙录得之，岂民望之诗，有不容泯者耶？

集句诗，宋始有之，盖以律意相称为善，如石曼卿王介甫所为，要自不能多也。后来继作者，贪博而忘精，乃或首尾声衡决，徒取字句对偶之工而已。尝观夏宏《联锦集》，有一绝句曰：“悬灯照清夜，叶落堂下雨。客醉已无言，秋蛩自相语。”下注高启等四人。因讶之曰：“妙一至此乎！”时季迪诗未刻行，既乃见其钞本，则四句固全篇，特以次三句捏写三人名姓耳。其妄诞乃尔，又恶足论哉？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”景是何等景，事是何等事！宋人乃以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为律诗绝唱，何耶？

诗中有僧，但取其幽寂雅澹，可以装点景致；有仙，但取其潇洒超脱，可以摆落尘滓。若言僧而泥於空幻，言仙而惑於怪诞，遂以为必不可无者，乃痴人前说梦耳。

李长吉诗有奇句，卢仝诗有怪句，好处自别。若刘叉《冰柱》《雪车》诗，殆不成语，不足言奇怪也。如韩退之效玉川子之作，断去疵类，摘其精华，亦何尝不奇不怪？而无一字一句不佳者，乃为难耳。

风雨字最入诗，唐诗最妙者，曰“风雨时时龙一吟”，曰“江中风浪雨冥冥”，曰“笔落惊风雨”。他如“夜来风雨声”，“洗天风雨几时来”，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“山头日日风和雨”，“上界神仙隔风雨”，未可倭数。宋诗惟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为诗家所传，余不能记也。

“广武城边逢暮春”，不如“洛阳城里见秋风”，“落叶满长安”，不如“落叶满空山”。“庭皋木叶下”，不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，若“洞庭波兮

木叶下”，则又超出一等矣。

《李太白集》七言律止二三首，《孟浩然集》止二首，《孟东野集》无一首，皆足以名天下传後世。诗奚必以律为哉？

太白天才绝出，真所谓“秋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今所传石刻“处世若大梦”一诗，序称：“大醉中作，贺生为我读之。”此等诗皆信手纵笔而就，他可知已。前代传子美“桃花细逐杨花落”，手稿有改定字，而二公齐名并价，莫可轩轻。稍有异义者，退之辄有“世间群兒愚，安用故谤伤”之句，然则诗岂必以迟速论哉？

作凉冷诗易，作炎热诗难；作阴晦诗易，作晴霁诗难；作闲静诗易，作繁扰诗难。贫诗易，富诗难；贱诗易，贵诗难。非诗之难，诗之工者为难也。

族祖云阳先生以诗名，其和王子让诗曰：“老泪纵横忆旧京，梦中歧路欠分明。天涯自信甘流落，海内谁堪托死生？短策未容还故里，片帆直欲驾沧瀛。他年便作芙主，惭愧当时石曼卿。”此洪武初寓永新时作也。他诗如曰“诸葛有才终复汉，管宁无计漫依辽”，《明妃》诗曰“汉家恩深恨不早，此身空向胡中老。妾身倘负汉宫恩，杀尽青青原上草”，皆清激悲壮，可咏可叹。《元诗体要》乃独取五言二绝，盖未见其全集也。

国初庐陵王子让诸老作铁拄杖采诗山谷间，子让乃云阳先生同年进士，而云阳晚寓永新，兹会也，盖亦焉。其曾孙臣今为广西参政，响在翰林时，尝为予言，予为作《铁拄杖歌》。

吴文定原博未第时，已有能诗名。壬辰春，予省墓湖南，时未始识也。萧海钓为致一诗曰：“京华旅食变风霜，天上空瞻白玉堂。短刺未曾通姓字，大篇时复见文章。神游汗漫瀛州远，春梦依稀玉树长。忽报先生有行色，诗成独立到斜阳。”予陞辞日，见考官彭敷五为诵此诗，戏谓之曰：“场屋中有此人，不可不收。”敷五问其名，曰：“予亦闻之矣。”已而果得原博为第一，亦奇事也。原博之诗，酿郁深厚，自成一家，与亨父鼎仪，皆脱去吴中习尚，天下重之。

诗用倒字倒句法，乃觉劲健。如杜诗“风帘自上钩”，“风窗展书卷”，“风鸳藏近渚”，“风”字皆倒用。至“风江飒飒乱帆秋”，尤为警策。予尝效之曰：“风江卷地山蹴空，谁复壮游如两翁。”论者曰：“非但得倒字，且得倒句。”予不敢应也。论者乃举予西涯诗曰：“不知城外春多少，芳草晴烟已满城。”以为此倒句非耶。予於是得印可之益，不为少矣。

严沧浪“空林木落长疑雨，别浦风多欲上潮”，真唐句也。

“南山与秋色，气势两相高”，不如“千崖秋气高”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不如“春入烧痕青”，谓其简而尽也。

“梦”字，诗中用者极多，然说梦之妙者亦少。如“重城不锁还家梦”，“一场春梦不分明”，“梦里还家不当归”，乃觉亲切。陈丑斋师召在南京，尝有梦中诗寄予，予戏答之曰：“举世空惊梦一场，功名无地不黄粱。凭君莫向痴人说，说向痴人梦转长。”以梦为戏，亦所谓不为虐者也。

吴文定善苏书，予尝作简戏效其体。文定作“斑”字“般”字。韵诗戏予，予和答之，往复各五首。予“斑”字有曰：“心同好古生差晚，力欲追君鬓恐斑。”“榻遍吴笺犹送锦，搦残湘管半无斑。”“换羊价重街头帖，画虎心劳纸上斑。”“云间天马谁争步，水底山鸡自照斑。”“般”字曰：“联以师模归有若，敢将交行比颜般。”“郑师乍许三降楚，墨守终能九却般。”“文心捧处惭施女，笔阵围时困楚般。”文定诗大有佳句，今失其稿，求之未得也。

邵文敬善书工棋，诗亦有新意。如“江流白如龙，金焦双角短”之类。又有“半江帆影落尊前”之句，人称为“邵半江”。间变苏书，予亦以苏书答之。跋云：“戏效东曹新体。”邵误以为效其诗，作“依”字韵诗抵予，首句曰：“东曹新体古来稀。”予又戏其次韵曰：“东曹新体古来稀，此意茫然失所归。字拟坡书聊工，诗於昆法敢相讥。休夸驷才无敌，未必葫芦样可依。却问棋场诸国手，向来门下几传衣？”因相与大笑而罢。

赵子昂书画绝出，诗律亦清丽。其《谿上》诗曰：“锦缆牙樯非昨梦，凤笙龙管是谁家？”意亦伤甚。《岳武穆墓》曰：“南渡君臣轻社稷，中原父老望旌旗。”句虽佳，而意已涉秦越，至《对元世祖》曰：“往事已非那可说，且将忠赤报皇元。”则扫地尽矣。其画为人所题者，有曰：“前代王孙今阁老，只画天闲八尺龙。”有曰：“两岸青山多少地，岂无十亩种瓜田？”至“江心正好看明月，却抱琵琶过别船”，则亦几乎骂矣！夫以宗室之亲，辱於夷狄之变，揆之常典，固已不同。而其才艺之美，又足以为讥訾之地，才恶足恃哉？然南渡中原之句，若使他人之为，则其深厚简切，诚莫有过之者，不可废也。

近时作古乐府者，惟谢方石最得古意。如《过河怨》曰：“过河过河不过河，奈此中原何？”《夜半檄》曰：“国威重，空头敕。相权轻，夜半檄。”皆警句也。

国朝武臣能诗者，莫过定襄伯郭元登，谪甘州时，有《送蒙翁归朝》诗曰：“青海四年羁旅客，白头双泪倚门亲。”曰：“莫道得归心便了，天涯多少未归人。”又曰：“甘州城南河水流，甘州城北胡云愁。玉关人老貂裘敝，苦忆平生马少游。”今有《联珠集》行於世。予集蒙翁《类博》稿，见旧草纸背翁亲书《王母宫》四律，爱而录之，颇疑无改窜字，与他草不类。久之见所谓



《联珠集》者，乃知为此老诗，幸不误录也。

维扬周岐凤多艺能，坐事亡命，扁舟野泊无锡。钱奕投之以诗，有“一身为客如张俭，四海何人是孔融？野寺莺花春对酒，河桥风雨夜推篷”之句。岐凤得诗，为之大恟，江南人至今传之。

庄定山尝有书曰：“近见‘冉冉月堕水’之句。”予南行时诚有之，但“苍苍雾连空”上句，殊未称耳。

予北上时得句曰：“山色画浓澹。”两日不能对。忽曰：“鸟声歌短长。”罗冰玉殊不首肯，曰：“对似未过。”然竟不能易也。

王介甫点景处，自谓得意，然不脱宋人习气。其咏史绝句，极有笔力，当别用一具眼观之。若《商鞅》诗，乃发泄不平语，於理不觉有碍耳。

凡联句推长者为先，同年惟罗冰玉最长。罗以诗自许，每披襟当之。尝有句曰：“磊砢铜盘蜡。”坐客疑之，辄奋然曰：“此吾得意句，断不可易。”陆静逸尝曰“喑噤隐灭燬”，亦然。谢方石尝曰：“輶然一笑出门去，灯火满天惊飞鸟。”尤觉奋迅。是譬如周蒞屈芟自好之不厌，予未之知也。（按：“惊飞鸟”似本作“飞鸟惊”，用东坡句意。）

曩时诸翰林斋居，闭户作诗。有僮仆窥之，见面目皆作青色。彭敷五以“青”字韵嘲之，几致反目。予为解之，有曰“拟向麻池争白战，瘦来鸡肋岂胜拳”，闻者皆笑。

界画有金碧，要不必同，只各成家数耳。刘须谿评杜诗“楚江巫峡半云雨，清簟疏帘看弈棋”，曰浅绛色画，正此谓耳。若非集大成手，虽欲学李杜，亦不免不如稊稗之诮。他更何说耶？（一擎按：“此条前段疑有脱文。”）

古雅乐不传，俗乐又不足听。今所闻者，惟一派中和乐耳。因忆诗家声韵，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，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也哉！

矫枉之过，贤者所不能无。静逸之见，前无古人。而叹羨王梅谿诗，以为句句似杜。予尝难之，辄随手指摘，即为击节，以信其说，此犹可也。读僧契嵩《鐔津集》，至作诗以赏之。初岂其本心哉？亦有所激而云尔。

僧最宜诗，然僧诗故鲜佳句。宋九僧诗，有曰：“县古槐根出，官清马骨高。”差强人意。齐己湛然辈，略有唐调。其真有所得者，惟无本为多，岂不以读书故耶？

予尝有诗曰“鹦鹉笼深空望眼”，或欲易为“空昨梦”。又曰“翠笼鹦鹉空愁思”，或欲易为“空毛羽”。予不能辩，姑以俟诸他日，更与商之。

清绝如“胡骑中宵堪北走，武陵一曲想南征。”富贵如“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高。”高古如“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”。华丽如“落花游丝白日静，鸣鸠乳燕青春深”。斩绝如“返照入江翻石壁，归云拥树

失山村”。奇怪如“石出倒听枫叶下，櫓摇背指菊花开”。浏亮如“楚天不断四时雨，巫峡长吹万里风”。委曲如“更为後会知何地，忽漫相逢是别筵”。後逸如“短短桃花临水岸，轻轻柳絮点人衣”。温润如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”。感慨如“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异昔时”。激烈如“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”。萧散如“信宿渔人还汎汎，清秋燕子故飞飞”。沉著如“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”。精炼如“客子入门月皎皎，谁家捣练风凄凄”。惨戚如“三年笛里关山月，万国兵前草木风”。忠厚如“周定量汉武今王是，孝子忠臣後代看”。神妙如“织女机丝虚夜月，石鲸鳞甲动秋风”。雄壮如“扶持自是神明力，正直元因造化功”。老辣如“安得仙人九节杖，拄到玉女洗头盆”。执此以论，杜真可谓集诗家之大成者矣。

（一擎按：“此条前段疑有脱文。”）

张式之为都御史，在福建督叔军务，作诗曰：“除夜不须烧爆竹，四山烽火照人红。”为言者所劾而罢，诗体不可不慎也。

“巧迟不如拙速”，此但为副急者道。若为後世计，则惟工拙好恶是论，卷帙中岂复有迟速之迹可指摘哉？对客挥毫之作，固闭门觅句者之不若也。尝有人言：“作诗不必忙，忙得一首後，剩有工夫，不过亦是作诗耳，更有何事？”此语最切。

元诗：“山中乌喙方尝胆，台上蛾眉正捧心。”“空怀狗监知司马，且喜龙门识李膺。”“生藏鱼腹不见水，死挽龙髯直上天。”皆得李义山遗意。至“戏尔筑坛登大将，危乎操印立真王”，“自是假王先贾祸，非关真主不怜才”，直世俗所谓筒板对耳，不足以言诗也。

跋

《麓堂诗话》，实涯翁所著，辽阳王公始刻於维扬。余家食时，手钞一帙，把玩久之。虽然，予非知诗者，知其有益於诗教为多也，将载刻以传而未果。兹欲酬斯初志，适匠氏自坊间来，予同寅松溪叶子坡南、长洲陈子棐庭咸赞成之，乃相与正其讹舛，翻刻於缙庠之相观庭，为天下诗家公器焉。时嘉靖壬寅十一月既望，番禺後学负暄陈大晓景曙父跋。

李文正公以诗鸣成弘间，力追正始，为一代宗匠。所著《怀麓堂集》，至今为大雅所归。诗话一编，折衷议论，俱从阅历甘苦中来，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。仁和倪君建中手钞见赠，亟为开雕。俾与《沧浪诗话》、《白石诗说》鼎峙骚坛，为风雅指南云。

乾隆乙未仲秋上浣知不足斋後人鲍廷博识